



0033133

〔日〕松本清张 著

耿仁秋 杨晓禹 译

死亡的流行色



死亡的流行色

[日] 松本清张 著

耿仁秋 杨晓禹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死亡的流行色

(日)松本清张著

*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日报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0 印张 数字 216 千字

ISBN7—80502—221—6/I18 定价 3.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冷冷落落的新婚夫妇.....	1
第二章	他突然死在无情崖下,神秘的 黑色西装	22
第三章	新娘无情地逃掉了,只留下 简短的信	37
第四章	北海道的迷雾	59
第五章	美丽的丁香花女郎	80
第六章	海钩夜总会,错过了一个很 好的跟踪机会.....	110
第七章	他命令自己追上她,却被 汽车撞晕过去.....	124
第八章	死亡的流行色.....	152
第九章	杀人盲点.....	190
第十章	遗孀冰冷的泪水,神秘的丁 香花女郎.....	218
第十一章	不该发生的爱情.....	242
第十二章	“八仙花”之迹.....	267
第十三章	聪明人也有上当的时候.....	278
第十四章	谁活了,谁死了,苦苦寻觅的 人就在身边.....	295



第一章

冷冷落落的新婚夫妇

午后二点三十分到三点这段时间内，东京站的十二号站台一片鲜艳的花团，十分热闹。

开往伊东的“出汤”号列车三点钟始发，为照顾新婚夫妇，这一列车特别设有“罗曼谛克车厢”。火车离站之前，前来送行的人们熙熙攘攘，站台上水泄不通，很有些结婚盛宴时的欢乐气氛。

新婚夫妇们已经换上了简便的旅行服，相反那些送行的人们，却是身着燕尾服或丝绣和服。

与“罗曼谛克车厢”相隔两节的另一节车厢里，若宫四郎沉默地坐在里面。因为今天过于忙乱，午饭不曾来得及吃，刚在车站的小贩那里买了三明治，此时正鼓动着双颊吞咽着。

边吃东西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比看一些静物会增加食欲。把手腕支在窗台上，边看着站台边吃三明治的若宫四郎，象个小孩子。

不断簌簌掉在膝盖上的面包屑，使得西服裤盖上了一层白色。

看看大钟，还差五分就三点了，这种时候，慌慌张张奔下站台的楼梯，三步并作两步跑来的人，既有新婚夫妇，又有送



行的人，而在站台上的送客，对这种情形也是十分兴奋，大家都是面颊又热又红。

从前面传来了笑声和掌声。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虽与新婚车厢无关，这边的乘客却都探过脑袋张望。

“不管什么时候，新婚旅行总是令人兴奋。”坐在若宫四郎对面的中年男子说。“先生，您当初去的是什么地方？”

“别府。”颧骨突出，疲劳满面的男子笑着回答。

“是九州吗？玩得怎么样？”

“很久的事了。事后想想，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现在说起来，记忆已淡泊了。”

若宫四郎望了他一眼。领带皱皱巴巴，上衣领子处有油光泛出来，这个人似乎没有享受过新婚旅行。

“啊，看那一对，”小胡子男人望着窗外，张大了嘴巴叫道：“亲密的样子似乎绝对要白头偕老一般。他们现在陶醉的样子，一定不知天有多高了。”

中年男子的话中分明含有嫉妒。

若宫四郎离结婚时期还远，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触，不过，他很同情坐在对面这一旁观者的心情。

“又有人来啦。”有人张望着大钟。

高颧骨望一眼窗外，“哎呀”大叫一声。

若宫四郎咬着夹在三明治中的火腿，顺对面那个人的视线向窗外望去。

一对新婚夫妇慌急而喘吁吁地顺站台的阶梯上跑来。新郎向前迈动的步子一直很大，新娘感觉到周围目光的注视，步子虽零碎，却勉强跟在后面。

开车的铃声响起来，送行的人的喊声更加高昂。



“呀，快跌倒了。”坐在对面的人说。

“可不，脚步都踉跄啦。”他的同伴从旁边望着窗外。

正奔跑着的新郎约二十七八岁，身着褐色西装，个子瘦高。新娘约有二十一二，面容明朗，身着白底灰白花衬衣。

两个人好不容易攀上车门时，铃声停了。

“太好了，”对面男子对他的同伴笑着说：“虽然是别人的事，可看着也一样提心吊胆。”说这话时，火车开始了轻微的启动。

“没有人送他们呢，这对新婚夫妇。”小胡子说。

“赶得太急，送行的人还没追上来呢。”系着皱巴领带的男子又向窗外探望。

“再见，再见！”火车已经前进了，高声送别的声音滑过若宫四郎的窗口。所有的人都高高地摇着手，边笑边向前面打着招呼。

若宫四郎受他们的影响，也眺望着越来越远的站台。在送行的人的后面，果然没再出现新的送行的人。

在热海，若宫四郎站在苍海旅馆的总服务台旁。

管事正和一对外国夫妇谈话，客人连连点头，不久告辞离去。管事这才转过身子说：“让你久等了。有什么事？”管事生有一对大眼睛。

“要见岛内先生。请告诉他，我是东京 R 周刊的若宫。”

“请稍等。”管事拿起电话，又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啊呀，我忘了，岛内先生出去了，他房间的钥匙还存在这里。”

“出去了？”若宫很诧异：“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没交代。”

“去哪儿了？”

“也不知道。”管事打着官腔答道。说话时两手放在柜台上，两只大眼盯着客人。

岛内辉秋已经在电话上答应了他的访问，并且已亲自指定了时间。既已定好，届时又外出，真令人不满。

“有没有留字呢？”

管事望了望钥匙架，转过脸答：“没有。”

两个缠着头的印度人，从电梯上下来，从平滑的大理石地面上走过来。

管事立刻置若罔闻，开始和印度人搭话。

管事介绍着热海的名胜，大个子印度人笑容满面地用英文说：“锦浦是著名自杀的地方吗？”

看来，管事一定特别介绍了以自杀闻名的锦浦。印度人依旧笑容满面地挥手告别。

管事再次把头转向若宫，探询的目光似乎是问他还有什么事要办。

若宫四郎说：“我等岛内先生回来。如果他回来了，请通知我一声。”

“好。请到大厅坐吧。”管事伸出手。

大厅极宽阔，设有多套桌椅。客人稀疏几个，多是外国客人。

窗外，夜幕将要铺展开来了。

若宫要了橙汁，正想喝时，突然进来了两个客人。若宫吃了一惊。

原来正是东京站没有人送行的新婚夫妇。

男的身着褐色西装，女的身着白底灰花衬衣，依旧是东京站时所看到的服装，男青年由于身材高大，穿上了西装显得颇



为潇洒。

两个人似乎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把大厅张望了一遍，男的先，在一个角落坐定。

那个角落很不显眼。若宫想，到底是新婚夫妇，还怕人注意。

本来，刚到热海站时，若宫曾不自觉地想超过他们，当时自己觉得心情异常，现在，当他们突然出现在面前时，若宫不得不嘀咕，大家倒真有缘分。

这样想着，若宫边用饮管吸着橙汁，边转过身子，有一眼无一眼地望着角落里的新婚夫妇。而他们，显然不知道有人注意自己，男的正对红衣女招待吩咐饮料。

男青年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新娘子正出神地望着旁边桌子上的外国小孩，没有给他点火。

男青年吐着烟雾，用一只手托着下巴。看起来，两个人应该慢慢深谈一番，可过了很久，两个人依旧未说一个字。

若宫想，是结婚仪式和宴会把他们拖得太疲倦了。兴奋过去，紧张得到松弛，因而就懒洋洋的了。

他们现在的情形同东京站没有人送行一样，冷冷清清的，没有一点新婚的欢乐。

不久，他们叫的饮料来了，都是咖啡。

最终，还是新娘子先同男青年说话。新娘是小脸、细眼，模样很可爱。

男青年一脸正色，脸色不是很好，只回答了三两句，一笑也没笑。新娘也没有笑。

若宫想，虽为新婚，大概交往很久了，否则不会这样冷静。

好像是为了咖啡而来，喝完咖啡，两个人就立刻起身，走

出大厅。前后时间不到二十分钟。看来，他们没有出旅馆，是回到房间去了。

若宫又来到总服务台旁问话。

正看账簿的管事抬起头，一点笑容没有地说：“岛内先生还没有加来。”

若宫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岛内一定赶不回来了。如果他半夜才回来，该怎么办呢？务必要搞到岛内谈话的材料。如果现在回东京，明天再来的话，也许岛内又拒绝见面了。

若宫决定往东京打电话。

长途电话接通后，是R周刊的编辑主任儿玉接的电话。听了若宫的汇报，倪玉要他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为了请示总编辑。

倪玉的声音再次出现：“今天晚上就在那里住下吧，明天无论如何要把材料拿到手。”

“知道了。”

“另外，就住那间旅馆吧，盯着岛内。”

“好，住苍海旅馆，没关系。”

“让你享受一下。不过，事情办完马一回来。”儿玉在笑声中挂了电话。

苍海旅馆被公认为第一流的，若宫四郎觉得很得意。

放下电话，若宫到管事那里订房间，管事抬头看了看房间登记表，说：“只有一间了，是四楼的四八一号。”

若宫跟着服务员乘电梯到了四楼。

这是纯粹的西式旅馆，出电梯后的梯口设有一个“四楼服务台”。细长的走廊上，大红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尽头。

两边的客房是同样的形式，如果没有门上的号码，就根本



无法分辨。这样的设计令人想起洋航轮船的客舱。

服务员手中晃着叮叮咚咚响着的钥匙串走在前面。

到了走廊的尽头向右转弯，那里的结构也依然如此。

“到底在哪里啊？”若宫没想到走这么多路。

“再转过弯就是了。”

从这里转过一个弯，大约有十二三间房子，一转过弯，果然看见了“NO. 481”几个字。

若宫四郎走了进去，他是第一次看见过这样大的房间。他忽然闪过一念，不知那对夫妇住在哪间房子里。这一念头自然没法向服务员提出。

房间分两个部分，旁边设有温泉浴缸。

服务员说：“这浴缸总没有热水，如果想洗澡，请到下面的大浴室去。”

“喂”，若宫问正想走开的服务员：“岛内辉秋先生住多少号房？”

“请去总服务台打听。”也许这家旅馆常常接待外国人，因而对日本人都是爱搭不理的。

若宫打电话到总服务台，大眼睛管事的声音传了过来：“岛内先生住五楼五〇九号房。”

“还没有回来吗？”

“还没有。”

“如果回来了，请通知四八一号房。”

“知道了。”管事回答的口气，明显有一些嫌他多事的情绪。

若宫试试房间浴缸的水，果真如服务员所说是温凉的。若宫喜欢洗热水澡，这水温对他不合适。



若宫只好到楼下大浴池去，正准备东西下楼，忽听有人敲门。

“请进。”若宫转过身，以为又是服务员有什么事情要办。

门并没有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半，来人似乎在窥视里面的情况，然后才慢慢地将门全部推开。

若宫这才看见，在灯光的照耀之下，来人并不是服务员，而是一个穿着普通西装的年轻人，且没有系领带。

若宫禁不住有些惊怔，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来的人也并不开口，只是轻微地点了一下头，他的手腕上抱着一个大纸箱。

“有什么事情吗？”若宫四郎问：“您是哪一位？”

年轻人微笑起来，但笑得很不自然，分明现出几分勉强。

“是送西装的。”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嘶哑。

“西装？”若宫吃了一惊：“谁送给我的？”

听了若宫的话，年轻人也明显吃了一惊。

年轻人连忙转过身，退到走廊里，他“哎呀”了一声，又慌慌张张地望了一下房间，转瞬就失了踪影。

他的这些动作，使若宫呆在那里，房门摇晃了几下，呀地一声关闭起来。

若宫四郎依旧呆在那里。

这家伙是干什么的？突然闯过来，连声招呼也不打就逃掉了，简直毫无礼貌，令人生气。现在即使追出去也追不上他了。

仔细琢磨琢磨，这个年轻人也许是走错了房间吧。

不去管他了。若宫四郎拿起毛巾，准备去楼下的大浴池洗澡。行前，他小心翼翼地将门锁好，把钥匙装入口袋。



浴池确实很大，水蒸汽弥漫整个房间，从这边是看不到那边的。也没有外国人，只有全身赤裸着的日本人。团体观光的客人在大声地谈笑。

若宫四郎慢慢地走了进去，热水浸到肩部。洗得酣畅后他就马上起身了。按照常规，他应该换上旅馆的浴衣再走，但是，为了会见岛内，他只好再次穿上西服。他拎着湿毛巾，心神不定地走了出来。

乘电梯到了四楼，依然要经过走廊，电灯比较昏暗，四楼服务台处有两名女服务员在说话。若宫四郎看了她们一眼，转过弯就取出钥匙开门。

门打不开，钥匙在孔里“嘎嘎”作响，似乎已经转了一圈，门却依然紧闭着。

若宫纳闷，真奇怪。

抬头看看房间的号码，没错，是“NO. 481”，正是自己的房间。再推一推，门仍然是纹丝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若宫正想去四楼服务台找女服务员来，恰巧他的目光又在房间的号码上扫了一下，金属牌上写着的是“NO. 431”。

走廊的灯光比较昏暗，中间的“3”字有些连笔，看起来竟是个“8”了。

若宫四郎立即走开，如果里面有人，听到钥匙孔里发出的“嘎嘎”声响，一定要被吓坏的。真对不起人家。

要转过两个弯才能到自己的房间，这次多转了一个弯，果然到了“NO. 481 的门前”。

钥匙一塞进去门就打开了。号码这样捉弄人，令人想起来禁不住要苦笑。

此时，刚才送西服的人的影子在他的脑子里掠了过去：“是的，那个家伙搞错了房间。”

那个男子搞错了房间，又立刻离开，一定就是想找“431”，不想却误把“481”看成“431”了。

大概那个男子向四楼服务台打听“431”号，听到拐过走廊的弯就是，他却不知不觉地拐了两个弯，又看错了号码，因而才敲的门。

为了证实这一推算，若宫四郎特意回到走廊上。

他关好自己的房门，从外面一看，真是奇妙，“NO. 481”号金属牌，在昏暗的灯光之下，那中间的“8”字真像“3”。

若宫四郎证实完毕就进房间坐了下来，正思虑应做点什么事情才好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一定是岛内打来电话。他接过话筒一听，对方是个哑嗓子：“是若宫先生吗？”

若宫肯定后对方又说：“我是总服务台。”若宫立刻想起了那个大眼睛的管事。

“岛内先生有话转给你。”

“噢，是吗？”

“岛内先生今晚另有其他的事情，半夜才能回来。你的事要改到明天早晨九点钟……”

“九点？”

“是，请你直接去他的房间。”

“谢谢。”若宫放下电话。

明天九点——

如此一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一停止对岛内的采访，责任感也就随之而逝，心念则情不自禁地摇荡起来。怪不得编



辑主任嘱咐他工作完成后立刻就回去。他现在当真知道在热海洗温泉的反映了。

看看表，八点十分。

刚才没有换掉西服，应算幸运。他把正吸着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按，一下子站起身来：“去！”

他乘电梯下了楼，按照常规去柜台处交了钥匙。

管事这一次的态度非常和气，问：“出去走走吗？”

街上灯火通明，有很多穿着旅馆浴衣的人在散步。无论什么时候到热海来，总是这样一种风情。

旅馆前有待客的出租汽车，司机对他说：“如果去舞厅，‘海钩’最好，既近，又是新开张。”

到了那里，音乐正昂扬，地方并不大，舞池可以容纳二十对男女跳舞。设备非常考究。

若宫四郎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有一舞女过来打招呼，陪他坐下。舞女的发型相当漂亮，只是年岁上看起来似乎还嫌小了些。

要了酒，乐声转为“曼波”，客人都站起来跳舞。若宫四郎四面环视一下，每一张桌上都有一盏渔火样的红灯。

无论跳舞的还是喝酒的客人，都是两三个人一堆，根本没有若宫四郎这样一个人的。

舞女拿出笑脸来迎接他，他却拉动椅子转换了方向，将视线停留在离他有四五个桌子外的圆桌上。

暗淡红光的映照下，两个男人相视而坐。从若宫这边望过去，只能看到他们的半身。一个很胖，约四十岁，大圆脸，两只眼睛细成一条缝，但是，坐在旁边探头倾听对方说话的那个人，却更加引起若宫的关注。

面庞清瘦，眼窝深陷，若宫一看见他就想起来了，他正是刚才在苍海旅馆进入他房间的人。高颧骨，没有系领带，绝对是。这个家伙不是裁缝就是洗衣匠。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也许是他的同事。不过，如果是同行，就不会到此地来玩。这个人的身份耐人琢磨。

服务员送酒过来。

舞女举起酒杯，用职业性的悦耳语言感谢若宫四郎的招待。

对面圆桌上，虽也有两位女人作陪，那两个男人却是完全不理她们，只是自顾谈得热闹。

舞女看看表，说：“表演就要开场了。”说这话的意思分明是问他在表演前还跳不跳舞。她可能把若宫看成傻瓜了。

若宫站起身：“好吧，跳一会儿。”

若宫四郎一边同舞女跳着舞，一边将眼光不断地扫向那两个男人，跳舞的地方因为更加昏暗，所以朝客席方向望去，倒觉得很明亮。若宫一边跳舞一边观察，极其方便。

舞曲换成“伦巴”，步伐很快，若宫四郎跳不起来，只好用普通舞步应酬。他合着节拍，旋转到离客席很近的地方，这样一来，会看得更加清楚。

身材魁梧的胖绅士和搞错了房间的青年，把上半身凑在一起窃窃细谈。虽如此，也依旧是胖绅士在说话，深眼窝青年一边听一边点着头。

若宫四郎嘴贴在舞女的耳际，问：“喂，你看那边两个客人，那一胖一瘦的。”

舞女借着旋转的机会，望了一眼。

“嗯。”舞女意思她看到了。

“这两个人常来吗？”若宫以为在这种场合下工作的舞女不会说实话，没想到——

“不，不常见。”舞女低声答道。

“那么说，是第一次？”

“是吧，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若宫四郎不好问得太多，就沉默下来。

舞女的话可能是实话，如果常来，那个男人就一定不会是裁缝或洗衣匠。这种职业的人，定是土生土长，舞女也一定看见过。

他们是第一次到这种舞厅呢？还是常来呢？看他们的做派可以得到判断。他们那样子并不是第一次涉足舞厅，而是常客。

——照这样推理下去，他们应该是东京人。

音乐停止，若宫四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他的脚步很慢，突然猛一转身，对着那两个人，对方偶尔抬头，也看到了他。

那个人显然吃了一惊，分明也认出了若宫的样子。仅仅一瞬间，他又把头转开了。

——错闯了他人的房间，竟摆出这种态度，这个人真令人厌恶。

若宫回到自己的桌子一边抽烟一边这样想着。既然他已经注意到自己，就不便再继续观察了，他开始专心和舞女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又用眼角向那边扫了一眼，对面那青年正向胖绅士说着什么，两个人的面孔都对着他这面。

此时若宫四郎知道自己也被注意上了。

舞厅的风情领略够了，若宫四郎付钱离场。

